

前不久与任大星先生通话,他说起有一套书要送我,便想择时登门。今日秋高,本望有半日畅聊,临行打个电话,却是他女儿蕊蕊接的,停顿片刻后,她声音低沉地说:我爸爸已于今天凌晨二时走了。这让我大吃一惊,眼前一片昏黑。

其实我早就听说他患了肺癌,并已转移,但他本人并不知情。医生断言很难熬过半年。可他整日乐呵呵的,饭照吃,书照写,天照聊(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“舞蹈跳”),坐着和靠在床上的时间明显增多了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,这使我更相信病人不知情实在是件好事。前不久还读到了健灵转来的他的一部长篇新作,是写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爱情的,写得情真意切,充满当时特有的时代感,我认为是一部值得出版的好作品。听说健灵已为他联系了出版社,却还来不及把这好消息告诉他。唉,悲哉,大星走得还是太快,太突然!

大星是少有的到了91岁高龄(1925年出生)还笔耕不辍的作家,且笔下仍有青春的活力。他也是对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作家,我曾在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中为他专列一章,因他的《吕小钢和他的妹妹》和《刚满十四岁》等小说,创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学范式。在这些作品出现以前,儿童文学作家多不知怎么写,如何才能跟上新中国的生活节奏。这些作品虽有时代局限,却是彼时真实生活的产物,是作家在生活中摸索和思考后的创造。但大星并未沉湎于自己创造的范式,当有的作家顺着这范式踏步甚至走向更偏的极端时,他却在摸索着新的能否突破其局限的新路,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《野妹子》和童话《大街上的龙》等,都让人耳目一新。他的创造的源泉,就是长期生活在少年儿童中,他始终是从生活出发的;同时,又熟读各国文学名著,对文学有着诚挚的爱。进入新时期后,他的笔墨又焕然一新,写出了《我的第一个老师》《三个钢板豆腐》《湘湖龙王庙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。过了八十岁后,他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的短篇小说《罪恶的种子发了芽》,仍让人赞不绝口——那老练的文笔和发自老人心底的青春记忆,读得人心里软软的、酸酸的,苦涩而有蜜意,使我们对不太如意的人生充满了爱的回味。

大星是极为有趣的人,对文学有自己的真知灼见,我和他非常谈得来。他曾将许多“不宜公开”的人生秘密和文学发现悄悄告诉我,有些确实令我茅塞顿开。有一次在一个会上,是他的发言观点偶有不同,主持这次活动的正是他的弟弟任大霖,在入住宾馆时大霖故意将我和大星安排在同一间,并一本正经说:“这样安排,主要考虑你们能继续讨论美学问题。”引得同行的作家们哈哈大笑。大霖自己不笑——他是出名的冷面滑稽。大霖先于大星而去,他们兄弟感情甚笃,弟弟的去世曾让他悲痛万分。但大星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,在我工作过的文汇报副刊“笔会”上,曾刊发他两首打油诗,极能体现这乐观的性格,其中之一如下:

岁届八秩,寿命称长;笑口常开,体健身强。未敢懈怠,紧跟风尚;时髦老头,兴趣多样。手机在握,交际宽广;收发短信,颇若反掌。电脑陈室,弃笔从洋;既通“妹儿”,又写文章。单指电脑键,转瞬成行;聚沙为塔,日必五张。稿件草就,自作欣赏;见诸报刊,固亦所望。新书问世,聊慰痴忙;速寄故里,游子衷肠。遇有舞会,整装赴场;三步飞转,犹显俏俏。卡拉OK,撩我技痒;高歌数曲,毫发全忘。

任大星当了半辈子儿童文学编辑,写了一辈子小说和童话(他还写有多部成人文学长篇)。他的文学成就不会随他而去,任何一部严肃的中国儿童文学史都不可能绕过他。我们每一位受过他提携和帮助的文学后辈,也都不会忘记他。只要儿童文学在,他就依然在。——大星永远闪耀!

含泪草成于9月22日午间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四回中,贾琏迷上了尤二姐的美貌,时常借口帮忙料理家务,去宁国府勾搭尤二姐。有次贾琏去取钱,见四下无人,便和尤二姐搭讪说:“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来了,妹妹有槟榔,赏我一口吃。”尤二姐却拒绝说:“槟榔倒有,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吃。”

尤二姐的槟榔

戴萦袅

其实两人关系已不比寻常,贾琏打定主意,要冒着国丧、家丧,偷娶尤二姐作二房。看尤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,便想起槟榔。谁知讨槟榔,遭遇尤二姐的故作矜持。

在清代的京城,来自海南、越南的槟榔很受欢迎。雍正年间,官员进宫奏事,随行的仆从居然还在紫禁城里,卖起了茶、酒、槟榔。可见槟榔嚼了上瘾,与茶、酒一样不可或缺。连嘉庆皇帝,槟榔瘾也不小,他要求粤海关“贡物不必增添,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,每次随贡呈进无碍。”

《红楼梦》时代,中医认为槟榔可理气导滞、消积杀虫。贾府女眷的生活,肥甘轻暖,每日吃细白米饭、肥鸡、大鸭子,凡事由丫鬟伺候,容易食滞胃院。养尊处优的清代

女子,譬如后宫妃嫔,为了行气化滞,常服用木香槟榔丸。庚子国变,慈禧太后仓惶西逃,还买了三三两两木香槟榔丸。甚至孝全皇后怀孕时,也要用槟榔末调理。尤二姐吃槟榔,原本是为消导,而贾琏索

音,文人骚客便借此做出许多文章。《西游记》中,孙悟空回到花果山,大举歼灭残杀众猴的猎人,有“附子难归故里,槟榔怎得还乡”的描写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《采槟榔》,歌词的重心,也从树上的槟榔,转移到了女子心爱的少年郎。

贾琏这样的公子哥儿,是尤二姐心中的好“宾郎”。久惯风月的她假意拒绝,贾琏会意,拿来荷包,特意挑她吃剩的半个槟榔,借以献媚。这半个槟榔的滋味,贾琏未提及,他文墨不佳,不可能像《钟情丽集》里的辜谔,吃了表妹给的槟榔,写下“口嚼槟榔味美,心怀玉女情浓”试探。但这宝玉眼中的大俗人,果敢而直接地“报之以琼琚”,解下汉玉九龙珮赠与尤二姐。

有趣的是,尤二姐和她母亲尤老娘,都是“吃了两家的槟榔”——接受两家人的婚约。尤老娘的前夫亡故时,她风韵犹存,带着尤二姐、尤三姐,改嫁宁国府主母尤氏的父亲,两个女孩也改姓尤。随着丈夫升任六品官员,她被册封为安人。尤二姐可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她曾与皇粮庄头的儿子张华指腹为婚,张家败落后,便怨恨错结姻缘,干脆悔婚,嫁给贾琏为外室。

在曹雪芹笔下,尤二姐水性杨花,犯了“淫”字:她和姐夫贾珍、外甥贾蓉不清不白,后来遇到贾琏,又百般引逗。用现

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画家,早年曾随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秦忠明先生学习素描、水彩画、油画。然而命运弄人,她20岁不到便“转换频道”,进入影视圈,拍了多部影视剧,并上了杂志封面。但10年前,她又回到到原“频道”,离开熟悉的圈子,重新拿起了画笔,走上原来就想走的人生之路。她便是管咏梅。

如果说了,秦忠明教授把咏梅引领进了中国书画艺术百花苑,谢春彦、张宗宪两位先生便是精心培育她的园丁了。

谢春彦作为画家、艺术评论家,对中西文化和

从影星到画家

华振鹤

艺术有着多方面的造诣。他从咏梅临摹敦煌壁画的习作中,发现了她对色彩的敏感和悟性,便有意地指导她学习林风眠,以敦煌壁画为切入点,寻找东方艺术形式与西方现代艺术点的结合点,显示色彩在宣纸上交融的美妙效果。

受谢先生影响,管咏梅开始走进了林风眠的内心世界和艺术创作世界。她以女性的细腻感情,对林风眠崎岖坎坷的一生寄予了无限同情,常常是边



哭边读他的传记。但由此也深入理解了林先生的艺术。“林先生的画是用心画成的,是与自己灵魂的交流”、“他的画多以黑色为背景,正是他对人生苦难的叙述”,她说。从此,林风眠成了她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的偶像。

咏梅为女,外柔内刚,不爱与外界交往,只坚持自己追求,敢于挑战自我。她曾闭关五六年,潜心思索,大量练习。她画画认真,稍不满意立即撕毁。回顾这一段经历,她说:“我崇敬林风眠先生,努力把先生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和色彩、线条运用到我敦煌艺术中。”

看得出来,这正是咏梅的创作理想和追求。

敦煌莫高窟规模巨大,丰富多彩。但自然环境恶劣,生活条件艰苦。管咏梅一次次过去写生,这里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了。而最令她痴迷其中的,当属第57窟。在她看来,第57窟的人物,描绘精湛,设色华丽,造型优美,画的虽然是神,却是唐代这一创作年代女性性的再现,堪称“东方女神”。她画过多幅此类题材的画。如《飞天神女》,在“东方女神”造型基础上,运用林风眠式的透视、色彩、用笔、用水,更以黑丝绒般黑色作背景,通过薄如蝉翼的轻纱,来展示飘逸感、舞动态和皮肤质感,从而画出了画家自己心目中的“女神”。

如今,申遗成功,海龙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,让我们触摸着历史脉络,阅读到土司文化,漫步寻踪,山谷里,仿佛还听见刀光剑影的厮杀声;山风中,似乎还嗅到战火弥漫的硝烟味。

来到井冈山,接受的一次红色的洗礼。



书法 施学锦

初秋,我们重访遵义,复播放海龙屯传奇,孤峰之上地同志推荐了新名片、新地标——海龙屯土司遗址,这不被太多人知晓的中世纪土司王国,虽然,历经沧桑,飞跃时空,依然是历史上最悠久、保存最完整、最具价值的军事城堡,去年,海龙屯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,获得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、“世界十大考古发现”的殊荣。

从遵义市驱车,往西北28公里,便到了汇川区高坪镇白沙村,一路上,我们领略着西部大开发的繁忙工地,现代化的都市建筑,园林、绿水、青山、翠竹、古屯……风光无限、美不胜收。海龙屯去年十月开放,在展示中心统一乘坐观光车,车上有电视机,反

上,每登一步都感到很费力,现存关隘九重,包括铜柱关、铁柱关、飞虎关、飞龙关、朝天关、飞凤关、后关、西关和万安关。关隘独特的设计、合理的选址、灵活的建筑,充分

土司王国海龙屯

王士雄

利用了地形,又融入了地形,将城墙、关卡、山体完美融合,攻防结合,寓攻于防,层层设关,关关相卫,唇齿相依,体现了当年最高的防御建筑和艺术水平。我们绕过几个弯,通过关楼,来到“三十六步”,俗称三十六阶天梯,上接吊桥连飞虎关,坡竟有45

度,每级阶梯高达70米左右,又高又陡,大伙都感慨难于上青天!明军进攻时,屯上士兵用箭矢、滚石、檣木等武器阻挡攻击,可谓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,数十万明军,耗时四十余天,损兵折将,束手无策,最终,只能从后山智取哦!

走过全长292米的龙虎大道,一座始建于南宋、明代加固重建的飞龙关展现在眼前,这是从屯东进入屯顶大城的第一关,三个拱券相套,其平面略呈“4”字形,建在两道悬崖中间的山梁上,一面是绝壁,一面是深渊(杀人沟),基础从崖面以下约6米深处起,后壁上,由用整石雕成的棱形套叠的多孔石窗,三个菱形图案相互套合,与老司城的

类似图案十分相似,凡过关须经在此查验关文、腰牌、水贴方可获准进关,“飞龙关”三字为明代土司杨应龙手书。飞龙关、朝天关和飞凤关,三关自成一体,又连成一片,远近相望,首尾相应,互成犄角,相辅相成,构成前沿军事体系,坚如磐石,坚不可摧,在旁的潘总感叹:飞鸟腾猿不能逾,真是名不虚传啊!

如今,申遗成功,海龙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,让我们触摸着历史脉络,阅读到土司文化,漫步寻踪,山谷里,仿佛还听见刀光剑影的厮杀声;山风中,似乎还嗅到战火弥漫的硝烟味。

来到井冈山,接受的一次红色的洗礼。

行迹